

砍大山「余响」

● 朱正琳

随感录

空对空：与哲人砍
地对空：与诗人砍
空对地：与女人砍
地对地：与友人砍
虚虚实实：沙龙献技



「砍大山」余响

● 朱正琳

上海人

责任编辑 邵 敏
任余红
封面装帧 陶雪华
肖像作者 丁 聪

· 随感录 ·

“砍大山”余响

朱正琳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54,000

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ISBN7-208-00504-4/G·73

定价 2.05 元

序

我喜欢与人聊天。逢投合者，每作彻夜谈。“四面八方为宇，古往今来为宙”——一旦说开来，大都有些不着边际。我们贵州人径直地把这种行径叫做“吹牛”。我上京读书之后，方知京都人好气派，谓我之此等雅好为“砍大山”。心里佩服得紧，嘴上却不示弱，一“砍”数年，着实也碰上好几个对手。如今劳燕分飞，有时候回想起那“砍”的风光，竟不免会生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出些怅惘之情。

砍大山者，砍完拉倒，本不会留下什么，也不曾指望留下什么。忽然间却回头寻将过去，拾掇些残屑碎片，拼出了眼前这本小册子，倒并不纯粹是由于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。事实上是有人怂恿，而我又经不起怂恿，索性就做来给几个朋友凑凑趣，美其名曰“‘砍大山’余响”。

说是“与哲人砍、与诗人砍、与女人砍、与友人砍”，再加上个“沙龙献技”云云，其实又哪里能分得这样清？大致归归类，显得有板有眼，也还是个凑趣的意思。我那才十岁的儿子有一天胡乱地翻看了一下我的手稿（如果这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种东西也可以叫作手稿的话!),就轻蔑地说:“这就是你写的《随感录》?上气不接下气!”我承认了,这不过是几声喘息。但我也真想告诉他,每当我“砍”到得意处,我便会觉得:“我像麝香鹿一样地奔跑着,我迷醉于自己的芬芳!”当然啰,从“余响”是看不出来的。

又“砍”上了,打住。

朱正琳

1988.9.27.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目 录

空 对 空：	与哲人砍	1
地 对 空：	与诗人砍	40
空 对 地：	与女人砍	71
地 对 地：	与友人砍	100
虚虚实实：	沙龙献技	130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空对空：与哲人砍

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，偶然的机会也勾销了思想；根本没有可以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方法。

思想逃逸了，我想把它写下来；可是我写下的只是它从我这里逃逸了。

——帕斯卡尔

1

只要你煞有介事，就会有人把你奉若神明。

2

苏格拉底说：“假如你的妻子是善良的，你便是个幸运儿；假如你的妻子是邪恶的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。”

我问朋友：“你愿意做个幸运儿呢？还是想成为一个哲学家？”

我问妻子：“你愿意我做个幸运儿呢？还是想让我成为一个哲学家？”

我问自己：“世间果真不可能有幸运儿的哲学？”

我问苏格拉底：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：哲学只是不幸者的呻吟？或者，假如一个人（时代）不再需要哲学，那他（它）就可称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（时代）？”

3

我曾对着柏拉图大声喊叫：“请先行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志，你导师，你圣哲，你夫子。”我渴望走出这个充满幻影的洞穴，去到那阳光普照的世界。然而我终于不能举步，因为我不能抛弃我的影子。你没听见它也在我身后大声喊叫：“我也是真的！”

4

在世间一切可朽腐的事物中，你注意过语言的朽腐么？新概念频频问世，然后又迅速地加入陈词滥调之列。这样的频率越来越高，犹如垂死者急促的呼吸。这时候你却来给我们讲“本真语言”，是想为我们重新制造一个上帝么？你不觉得“本真语言”也有可能和上帝一同死去么？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5

老百姓总希望哲学家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，哲学家却总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。

6

“人皆有死，苏格拉底是人，所以苏格拉底有死”。

我们活着，并且就这样心平气和地谈论着死亡。至于苏格拉底，他的确是已经死了！

7

如果“人皆有死”也是一种知识，那就并非得自经验。对于痛苦的害怕或可说是后天习得，对于死亡的恐惧却应是与生俱来。——恰恰是在童年期，我们才最真切地与死神照过面。当我们将那种莫名的恐惧凝聚为死这样一个概

念时，我们其实已不知死为何物了。死亡作为概念是何等地空疏！它往往陈说的只是他人永远离我而去的经验。然而，倘若仅仅基于这样一种经验，“人皆有死”的命题反倒是可疑的了。

8

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筹划人生：何时上小学、何时上中学、何时上大学；何时结婚、何时生孩子……一直到老年，我们还会为我们的死作好安排（譬如准备一口棺材）。我们的筹划自信而周密，仿佛我们已活过不止一次。这里的秘诀在于：在我们从理论上承认人生只有一次的同时，从实际计算上我们却偷偷地把它分解为（比如说）70年或80年，25550天或29200天了。我们总是容易（有意地？）忘记：这每一年、每一天对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于我们也都只有一次。

9

对“一次性”的最大(也是最容易产生)的误解是：把这里的“一次”看作是“……二次、三次……”这一数列中的一项。

10

然而正是凭着这种误解，再加上习惯所带来的确信，我们才敢于如此大胆地筹划人生。我今天从北京上了火车，一般我并不怀疑48小时以后我将到达贵阳。实际上，我们的筹划往往暗含着一个(假言的)前提：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。我们从不愿意多想这种“意外”，“意外”一词的选用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态度。但是，有一个“意外”却是人生之必然，那就是死。死亡犹如一个

黑洞，使我们的计划永远无法完整。不过我们终于还是把死亡当作生之终点、结局或归宿组织进我们手制的生存形式中去了，我们的组织能力是无与伦比的！说真的，我们差不多已经“习惯”（1）了死亡。剩下来的“意外”是夭折，我们没有人会把它排进自己的日程之内。然而就连夭折也没有难倒我们，我们想：“人生在世，大约有时候总不免会被杀头的”云云。——换上了“概率必然性”，任何“意外”就都不足以妨碍我们了。

11

学会忘掉死亡而活着，这恰恰是俗人的智慧所在。哲学家们不断提醒人们记住死亡（学习死亡），倒恐怕是自作聪明了。

·“砍大山”余响·

12

如果不是受到严重的威胁，存在何至于会采取生命这种不断更新的形式？

13

茫茫黑夜的闪电消失了，我们当然还可以推论说：方才我们在闪电中所见之物依然存在，只要闪电再现，它们也就必定再现。但倘若闪电只有一次而黑夜永存，那么“存在”将与冥冥何异？歌德在临终前感到了这种沉落，他喊：“要多有些光！”——多么悲惨的呼救声！

然而，真正折磨着我们的，恰恰是我们已然相信了自己的推论。我们甚至有一种预感，即使造物者死了，闪电中显现出来的造物也会在冥冥中永存。那走向虚无的，只有我们自己。

14

人有一种奇怪的欲求，那就是欲求无限。求之而不可得，便偷换概念，将无限变成多样性。在对多样性的追逐中，人们就陷入老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了，幻灭感不可能不应运而生。所以摩菲斯特才说：“相信我吧，这是一团酸面！我已啃了亿万年，仍没有啃动半点。”

15

我们守不住一，因为我们总把一看作是多中之一；我们求不到多，因为我们总把多看作是一中之多。

16

不敢企求超升，我们就暗自期望变化。最后我们发现，我们所期待者往往是我们避之唯

• “砍大山”余响 •

恐不及者。老百姓深知此理，把这种期待心理简称为“活得不耐烦”。试看我们周遭，“活得不耐烦”的人还少么？

17

最令人恐惧的，乃是那无可名状的。所以，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为自己不熟悉、不理解的东西命名（当然更多地是为它找一个现成的名）。一个名称似乎就是一道符咒，贴在什么东西上什么东西就无法兴风作浪了。

仅此一端，也足见理论之不可或缺。一个理论体系就是一个装有成套符咒的口袋。

18

不敢坦然地说出“我要”，就变着法儿说成是“他要”（或“它要”）。——理论的产生及其妙